

金屋梦

摇摇摇

摇摇中华藏典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

摇名家藏书

摇卷十六

摇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金屋梦

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官箴集要

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摇摇

金摇屋摇梦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民国】
摇孙静庵摇撰

【藏书导读】

《金屋梦》为《金瓶梅》续书之一，继西门庆家族破败后，金兵南下，世事沧桑，人事巨变，只有人性之恶根不断，人心之贪淫不绝。然善恶总有相报，为恶者必无善终，这便是《金屋梦》之主旨。真可谓写透世态炎凉，尽展人心叵测，于悲观的生存态度中揭示出人生的苦乐悲欢。小说文笔精辟、描摹生动，堪称是艳情文学中的一枝奇葩。

群碧楼曾藏有此书。

【名家导引】

邓邦述，字正饴，号孝先，江苏省江宁县人。他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一个大藏书家，其藏书楼名为群碧楼，在近代史上颇有名气。邓氏的藏书楼之所以取名为“群碧楼”，就是因为他收藏了两部极珍贵的宋版书：一是唐朝李群玉撰《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二是唐李中撰《碧云集》三卷。这两部书上都刻印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的牌子，陈氏是宋朝有名的刻书家，这两部书确系宋版无疑。这两部书不但因为它是宋版而可贵，还因为它们都经过了明清两朝许多著名藏书家的收藏而难得。上面钤有文徵明、金俊明、徐乾学、张隽、季振宜、冯新之、安岐、黄丕烈等人的收藏印记，确实是两部惊人秘籍。黄丕烈收到这两部书后，专门为之开辟了一个书室，叫做“碧云群玉之室”。

邓氏的藏书目录，前后编了四部，由此可知碧玉楼的藏书数量。最早的一部是《双沕居藏书目初编》一册，稿本，著录宋元本仅十二种，明本一百二十种，抄校本六十五种，清本三百六十二种。这部书目编于 1876 年，反映了邓氏

袁宏元年以前藏书的情况。第二部书目是《群碧楼书目》初编九卷，录有宋本八百一十六卷，元本二千七百四十三卷，抄本五千余卷，明本一万五千余卷，批校本八百四十九卷，共约二万五千卷。这是他到辛亥年六月为止的藏书总目。第三部是他于袁宏元年远月编的《群碧楼善本书录》六卷，这是著录他自辛亥以后所得到的善本书。第四部就是前面已提及的《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七卷。这是袁宏元年卖书以后所剩下来的藏书的书目。此外，他仿莫友芝的《书衣题识》之例，也撰有《书衣题识》，其中精华皆录进了第三部书目之中了。

第一回 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

摇摇金谷园中春草生，当年池馆一时平。何来乳燕寻华屋，似有流莺唤画楹。客散声歌明月下，兵残砾瓦野烟横。秦宫汉阙皆成土，流水年年不住声。

芙蓉脂肉绿云鬟，泣雨伤春翠黛残。歌管楼台人寂寂，山川龙战血漫漫。千年别恨调琴懒，几许幽情欲话难。回首旧游真似梦，寒潮惟带夕阳还。

说话《金瓶梅》，一部小说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说这人生机巧心术，只为贪图财色，猛上心来就毒杀他人，奸娶他的美妇，暗得他的家私，好不利害。白手起家，倚财仗势，得官生子。食的是珍馐，穿的是锦绣，门客逢迎，婢妾歌舞，攀高接贵，交结权门，花园田宅，极尽一时之盛世也。不过一场春梦，化作烈火烧身，不免促寿夭亡，富贵繁华，真是风灯石火。细想起来，金银财物，妻妾田宅，是带不去的。若是西门庆做个田舍翁，安分的良民，享着几亩的良田，守着一个老妻，随分度日，活到古稀善病而终，省了多少心机，享了多少安乐。只因众生妄想，结成世界，生下一点色身，就是蝇子见血，众蚊逐膻。见了财色二字，拼命亡身，活佛也劝不回头，没一个好汉跳得出阎罗之网。倒把这西门大官人，像拜成师父一般，看到翡翠杆、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楼台、花团锦簇、歌舞淫奢，也就

不顾那髓竭肾裂、油尽灯枯之病，反说是及时行乐，把那寡妇哭新坟、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炎凉光景，看做平常。救不回那贪淫的色胆、纵欲的狂心。少年子弟买了一部，看到淫声邪语，助起兴来，只恨那胡僧药不得到手，照样做起。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变成拔舌地狱，真是一番罪案。我今为众生设法，就把这《金瓶梅》紧接一百回编起，使看书的人，知道西门大官人不是好学的，借此引人献出良心，把那淫胆贪谋，一场冰冷，使他如雪入洪炉，不点自化，岂不是讲哲学的机锋，说佛法的棒喝。

闲话休题，且讲正传。话说《金瓶梅》一百回终，内说西门庆死后，生子孝哥，与吴月娘度日，家业凋零，群妾离散。金莲、春梅皆因好色，不得其死。过不得一二年，家人小厮逃的逃，十人中存不得一二个。生意买卖渐渐不能如前，折的折，竟一文也没得进门。检点家计，有如秋叶之落，又如春雪之消，不是动人嘲笑，就是惹人谈论。到了钦宗靖康十三年间，遇着金兵大入中原，把汴京围了，掳掠金银子女无算，讲了和盟回去，不消一年，倾国又来。那时山东河北地方，俱是番兵，把周守备杀了，济南府破了。清河县地方，去临清不远，富庶繁华，番兵土贼一齐而起，那些胆小的早逃的逃，躲的躲，纷纷不绝。玳安打探得知，只得报与吴月娘知道，吴月娘听得，直吓得如痴如呆，连话都说不出来。欲待随众躲避，偌大的房屋家计，却叫谁人看管？欲要守定不逃，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掳去，岂不出丑？我便拚着一死，又想这三四岁的儿子一旦也遭屠戮，便要绝了西门大官人之后，倒不如弃了家计，且留得母子性命再作区处。

算计定了，便叫玳安将家中房屋，该封的封，该锁的锁，且遮掩一时。又在家捱了一日，见信息越紧，人家逃躲的络绎不绝，便按纳不定，只得叫小玉抱着孝哥，玳安拿着盘缠并随身行李，相伴出门。这吴月娘从来出门俱是乘轿，用双仆跟随，何曾自走一步，今见事急，只得步走。但走便走，终是不惯，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才走得三五百步，刚转得一个弯，不提防一阵人乱哄哄冲将来，口里只说不好了，金兵已在后面了。月娘吃了一惊，便顾不得好歹，只跟定小玉，抱着孝哥往前急走。及走得出城，心才放些，再回头看时，早不知玳安是在哪里冲散，竟不见来了。欲待找寻，又不敢复入城中，若要等待，又怕撞着金兵。没奈何，只得随着众人，一步一步往前走去。

走了二三里路，忽遇见一个大寺，问人说是永福寺。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也有进寺去躲藏的。吴月娘此时已走不动，只得也走进寺里来，看看光景。说也奇怪，不期这永福寺的僧人，盖造大殿时，西门大官人曾舍了五十两布施，时常送盒盘来走动，一向认得吴月娘。今日忽见了，虽知大官人已死，却晓得吴月娘还是富室，不敢怠慢，只得殷勤款待，留他在一间净室里存身。吴月娘到了此时，便是受恩深重，喜出望外，也算得他乡遇故知了。不料躲不得一二日，金兵到来信息一发紧了，这永福寺僧人，虽说是个和尚，却身边有些积蓄，也怕有失，便顾不得吴月娘死活，竟趁着黑夜，悄悄躲往远山破寺去了。

到了次日，吴月娘起来，只见躲难妇人越发多了，这几个和尚早已形影不见。那寺外往来兵马，一日何止过去三五千，幸喜各去攻城，不入寺中搜觅。月娘便躲在寺里，只吓

得胆惊心慌，小玉抱孝哥在怀中，见月娘惊慌，也只是哭泣。躲了十余日，眼见得金兵抢过兗东一带地方，撤回汴梁大寨，围困京城去了。真是杀得这百姓尸山血海，倒街卧巷，不计其数。大凡行兵的法度，杀的人多了，俘掳不尽，将这死尸堆垛在一处，如山一般，谓之“京观”，夸他用兵有威震敌国之胆，这是古今行兵通例。这金兵不知杀了几百万人民，筑成“京观”十余座而去。但见：

摇摇尸横血浸，鬼哭神号。云黯黯黑气迷天，不见晨辰日月；风惨惨黄沙揭地，那辨南北东西。佳人红袖泣，尽归胡马抱琵琶；王子白衣行，潜向空山窜荆棘。觅子寻爷，猛回头肉分肠断；拖男领女，霎时节星散云飞。半夜里青磷火走，无头鬼自觅骷髅；白日间黑狗食人，有嘴乌争衔肠肺。野材尽是蓬蒿，但闻鬼哭；空城全无鸡犬，不见烟生。

不止一日，那些逃难妇女和吴月娘俱白日藏在佛座经柜底下，夜间在香积厨取些剩米，就佛前香点起火来，做些稀粥吃了，天未明依旧又躲伏在黑暗里。后来金兵过尽，渐渐有人行走，那些妇女们各自回家。也有找觅儿女的，也有在死尸身傍找觅丈夫的，俱各去讷不题。止剩月娘领着小玉，抱着孝哥，不敢回城。指望遇着熟人，问城里信息，才敢回去。到夜间乌黑黑的一个大空寺，只剩得他两个妇女一个孩子藏在里面，孤孤凄凄，好不苦恼。

那日正是七月七日，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夕，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生生世世愿为夫妇之辰。吴月娘和小玉藏在东廊尽头一间伽蓝殿，座下铺些干草，和衣而寝。恰有三更时候，只见月色沉阴，佛灯隐隐，远远听得

野外好似鬼哭之声，啾啾唧唧来的渐近，吓的月娘忙推小玉，只是不醒。又见几个鸛鸟在殿脊上，叫一阵，啸一阵，乱飞一阵。叫的月色无光，阴气逼人，好生害怕。吓的吴月娘呆了，不敢出声，凄凄惶惶似睡非睡。隐隐见有一鬼，头戴长枷，腰缠铁索，像是西门庆；一鬼眉弯双月，项锁长绳，恹恹病瘦，娇态堪怜，像是李瓶儿；又有一鬼，披发遮面，血流满胸，像是潘金莲被人杀死时的光景；又有一鬼，浓妆粉面，裸体赤身，娇声宛转，双眉顰蹙，像是春梅姐贪欲失阴而死的光景。忽然鸡叫一声，众鬼嚎啕痛哭而去，不见踪影。

月娘一觉醒来，惊的浑身都是冷汗。那时有四更天气，万籁无声，一轮明月，正照中天。月娘在睡梦中看得明明白白，真是奇怪。不一时，孝哥醒了，忙叫小玉起来，坐到天明。早有那些逃难的百姓来到寺中找寻妻子的。恰好玳安前日因被贼赶散，躲在王昭宣府家冰窖里，藏了几日，不敢出来。因兵退了，各处寻觅不见，听得永福寺躲的妇女甚多，同众人一路寻来，遇见他妻子小玉和月娘母子，大家欢喜不尽，便商量回家。仍叫小玉抱着孝哥，走进城来，到得城中一看，好不惊恐。但见：

摇摇城门烧毁，垛口堆平。一堆堆白骨露尸骸，几处处朱门成灰烬。三街六巷，不见亲戚故旧往来；十室九空，那有鸡犬人烟灯火。庭堂倒围屏何在，寝房烧床榻无存。后花园下见人头，厨屋灶前堆马粪。

月娘进得城来，四下观看。见那城郭非故，瓦砾堆满，道旁死尸半掩半露。到了自家门首，狮子街开当店的门面，全不认得了。大门烧了，直至厅前厦檐廊下，剩了些破椅折

桌，俱是烧去半截。走到仪门里上房门外，虽没烧坏，门窗已尽行拆去，厨房前马粪有半尺深。月娘又惊又恸，正待放声大哭，却好作怪，只见一个老妈妈从他五娘潘金莲院子出来，蓬头垢面，身上又无布裙，倒把月娘吓了一跳。你道是谁？原来乱后逃生的男妇回来，抢拾这大人家的金银财物无主家伙，多有以此起家的。月娘忙问道：“你是谁？”那老妈妈也不答应，只见他眼中垂泪，呜呜的哭将起来。月娘上前细看，才认的是老冯，原是西门庆家惯走的马泊六，李瓶儿的旧人。他知西门老爷家富贵多财，有埋在宅里的，他日日来搜寻，不想遇见月娘回家。老冯道：“我的奶奶，你在那里躲来？叫我寻了好几日，那里没寻到。”又看着孝哥道：“这还是过世老爷的积德，人家好儿好女拆散了多少，恁娘儿们这样团圆来家，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没伤天理。”说着就去小玉怀里接过孝哥来抱，那孝哥饿了半日，哭着要吃饭。一时锅灶俱无，哪里讨米去？老冯去腰里取出一个火烧饽饽来，递与孝哥，就不哭了。看着月娘道：“这还是我兵来时带的干粮，没吃了。这几日，都在人家宅子里寻剩下的米吃，才剩了这一个。”一面说着话，月娘走的乏了，都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问这人家谁死谁存的信，好不悲伤。老冯又说他在养济院里，亲眼见吴大舅被兵杀了，他一家被掳。月娘听了，大哭一场。老冯又说：“还有许多全了命的，还亏大营催得紧，只在城里扎了三日营，没大搜寻。这些烧毁的，都是兵去了，城里土贼发的火，好抢财物。如今听得番兵破了东京，不久还要回来临清驻扎，咱这里怎生躲得住？”一句话吓得月娘面色如土，忙和玳安商议，这破宅子如何宿得，又无处安身，到不如还往城外买的

乔千户家庄上，有破草屋，且住这一夜，明日再作商议。就看着老冯说道：“你老人家无儿无女，在城里也不是久住的，肯常和俺娘儿们做伴也好。”老冯道：“我的奶奶，说的哪里话，受的你老人家恩还少哩，我的两口屋也是烧了，脱不了也是这里一宿那里一宿的。我跟你老人家还是旧人，就有甚么东西带不了的，我替你带在身上，还放心些。”一行说着，大家走出城来。那时日色平西，秋天渐短，及至走到庄上，日已落山。来安和他媳妇子听见月娘到了，慌忙接进屋里坐下。月娘见三间草屋，一扇单门，土炕上支了锅灶，倒有两间堆满稻柴。小玉在窗外一瞧，见有许多大包袱，俱藏在床底下、柴堆里，乱蓬蓬放着，也不言语。月娘见天色晚了，又没灯油，大家忍饥安歇，只落得一条单被。亏了玳安向邻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胡乱做些稀粥，月娘、孝哥各吃了半碗，就睡在炕上，小玉和老冯在炕前打铺不题。

玳安、来安俱在隔壁寻宿。原来这来安，从小做家人，就不学好，后来西门庆死了，见来保盗财物出去了，也就欺心寻事，终日吵闹，把当铺贲四家衣裳偷了，被月娘逐出在庄上居住。今日见月娘失势，来此逃荒，就生了个不良的心，要乘机劫他的财物；又见月娘空身，并无包裹，未知身边有无，不敢动手。他那屋里包裹，俱是乘着兵乱，和土贼过街老鼠张三、草里蛇刘四、铁指甲杨七一伙强盗结了十兄弟，先到西门庆家，把月娘埋的衣服首饰，尽行掘出。又各处地下掘了几个大坑，只不见金银，此心不死。这夜间和玳安睡在隔壁，用话试探，说“眼见的这清和县住不得了，当初过世的老头儿也积成个大过活，如今俱便宜外人去了。

撇下这寡妇孤儿，咱们领着东奔西躲，一个盘费也没了，难道这些家私，地上的没了，地下的也没有？你我还立个主意，和这寡妇说个明白，拿出来防身，救他母子性命。他妇道家不知好歹，一时间番兵回来，大家逃命，撇在空宅子里，也是瞎帐。”这玳安是个好人，也就信了，明日使小玉把这些话一一和月娘说了。月娘待要不听，如今这个身子，又无亲戚兄弟，随着他们逃躲，就不取出银子来，也是枉然，知道大乱了回家不回家？次日天明，就叫玳安、来安跟随着，和小玉进城，只留下老冯看守孝哥。一行人到了城，已是巳牌时候。来安先寻了一把锹、一把斧、一个大皮匣在身边，不一时，到了宅中，在上房床后楼梯下，找那埋的衣服首饰，已被人尽情掘去，两个大坑倒有一尺深。月娘只叫得苦。来安在旁冷笑。又走到翡翠轩东山洞里边，揭起太湖石。下埋着一个盗坛，上盖铁犁一面，内藏着赤灼灼、白灿灿、黄烘烘好妙东西，不知是什么物件。正是：

摇摇众生脑髓，万民脂膏。得之者生，排金门，入紫闼，布衣平步上青天；失之者死，遭鞭扑，受饥寒，烈士含冤埋沟壑。福来时如川之至，远去时无翼而飞。才人金尽，杜子美空叹一文钱；国土囊空，淮阴侯难消三日饿。呼不来，挥不去，中藏着消息盈虚；满招损，乐招灾，更伏下盗贼劫杀。

月娘取出一窖金银黄白之物，约有一千余金，喜的玳安、来安手忙脚乱。一半放在匣内，用被包了，盛不尽的，二人解下腰间搭包，装起停当，先出城去等候。月娘与小玉又到佛堂里铜佛座下，取出一串胡珠，一百单八颗，是西门庆得的花子虚家过世老公公原在广东钦差买珠得来的，悄悄

收在身边，缝入贴身衣内，慢慢出宅，寻旧路回庄。及至到了庄上，天色晚了，老冯抱着孝哥接进屋去不题。

却说玳安、来安得了金银，忙忙奔出城来，路上来安和玳安商议道：“这些财帛，活该是我们的，你我平分一半，多少留些给这寡妇也就够了。不然，他拿这些东西敢自家过活不成？遇着那没良心的，连他母子性命还不保。这财帛也是别人的。”玳安听了只不答应。又走了一二里路，来安就站在路旁小解，树下歇息，玳安也就不走。只见后面一个人，拿着一根杆棒，牵着一个大黄狗，大踏步赶将来，叫声：“老哥你们走的好快，等等我同步也好。”玳安二人站住了脚，原来认的是提刑衙门里弓兵张小桥。大家拱了拱手，说道：“好惊恐，你们在那里躲来？”玳安笑道：“彼此造化，又重相见了。”张小桥见他二人走的慌，又背着个匣子，破被包着，只说是城里抢的物件，问是甚么东西，玳安便道：“空宅子里还有些破衣破货，拾将出来使用。乱后土贼抢了几次，连人家地皮都卷去了，还有什么好东西呢？”说着话，走了一里多路，张小桥在西村分路，来安赶上路旁，附耳说了许多话，张小桥笑嘻嘻的去了，这二人才回庄上。来安推走不动，坐一会，才走一会，到了庄上，天已昏黑。月娘见二人不到，正在纳闷。二人到了，一块石头方才落地。来安要把匣子放在间壁，玳安不肯，只得将匣子放在床下，用些破棉花、破瓮、破席片暂时遮盖，再作商议。那些零碎银子，约有二百余两，二人上了腰的，月娘也不题。只说：“你们带的东西，各人带着罢，少不得大家同过日子，看着过世老爷恩养恁一场，只撇下这点骨血，也只在恁各人的心上罢了。”说着，不觉凄惶泪下，那老冯也来说些

好话。是夜晚景，便与昨日不同。买些灯油，来安媳妇也杀了一只鸽，做的粳米饭，大家吃了一饱。来安自去村里取了二斤烧酒，把玳安哄个大醉，大家睡去不题。只因这一睡，有分教：惊飞鸟鹊方才定，暗伏豺狼又逞凶。

不知后事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摇 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

摇摇费尽机谋百种心，安知天道巧相寻。东邻窃物西邻得，江上私船海上沉。暗室可能辞艳色，道旁谁肯返遗金。由来鸠脯难充饱，割肉填还苦更深。

看官听讲，这漏脯出在广东地方，专以下蛊在饮食里。或是蛇蛊、虾蟆蛊、水蛭蛊各样毒物，取来用了邪术怪药，捣为细末，使人吃了，到那药发的日子，那些毒虫活了，把心肝五脏，吃个稀烂。那鸠鸟出在交趾地方，鸟的翎毛放在酒中，一饮而死。所以王莽鸠杀殇帝，曹操鸠杀伏后。古来臣子惧法，也有带着鸠羽自己服毒的。所以说，漏脯鸠酒不能充饥，就如图别人的财物不得成家养子孙一般。即如董卓的郿坞，石崇的金谷园、珊瑚树，元载的八百石胡椒，俱古来横财的样子。且休说养子孙，那有个活到老的？今日说吴月娘取出金银付与二仆，因何说此？只因此项金银，来路不好，原是西门庆受的苗青杀主劫财之赃。因苗青事发，被家童告在巡江察院，批提刑拿人，那时苗青在临清开店，就以三百两黄金、一千两银子，打点官司。西门庆把金子昧了，只以千金与夏提刑平分。出脱了苗青死罪，现在扬州做盐商，称苗员外，至今杀人贼子漏网，主命含冤。你道这项财，公道不公道？今日月娘取出来，指望养身防后，岂有容的？

把道学话不题，且说本传。那来安用烧酒哄醉玳安，天

有一更时候，即取了一杆朴刀在手，乘夜去西村访张小桥说话。那张小桥原是路旁先约就的，知道来安要来，先沽下二斤烧酒，点着灯等他。忽听狗叫，小桥迎出门来，把来安约在屋里，东头一间小屋炕上坐下，叫浑家筛起酒来。来安说：“且休吃酒。”就把这吴月娘取出金银一件件说了一遍，“这是上门送来一股财，取之甚易。如今商议个停当，就好动手，不可失了机会。”原来张小桥久在衙门里，积年通贼，近因乱后抢城，又和这些土贼俱有首尾，一闻此言，如何不喜的跳起来。和来安道：“这宗财，有两样取法，有善取，有恶取，只要做得妙，才是手段。”来安问道：“怎么是善取？怎么是恶取？”张小桥道：“若要恶取，如今趁着大乱没有王法，传将咱的十弟兄来，明火持杖，把吴月娘、玳安杀了，把小玉卖了，财物众人平分，你我得了一半。西门庆原是外住的破落户起家，又没有什么族人亲戚，日后说是大乱土贼杀了，不知几时才有王法，那个来告状？这是恶取，用的人多，也多分些去。若依我说，只是善取更妙，趁着三四更天，黑地里又无月色，我叫着我的儿子张大，同你我三人只用一个火把，将草屋烧着，一声喊起，大家齐说有贼，那玳安是小胆后生，和月娘一定要跑走逃命。放条路着他走了，后面吆喝着赶杀，只丢两块石头，吓得走头没命，那个敢回来？咱们却将那银子拿来藏了，日后只说有贼劫去，连你还做个好人，下次好相见。我和你三七分，情愿让你一半，你说这计何如？善取其财，还不伤天理，岂不是两全之美。”把个来安喜欢的了不得，跳起来道：“好计！好计！早晚有三更了，就该早去，怕天明有人行走不便。这些东西，连我的几个包袱，俱寄在你家罢，好挡人的眼目。我